

岳忠武王集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岳忠武王集

岳飛撰

本館據藝海珠塵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原敘

吾徒屏跡町廛。流覽史冊。恆遇千古忠邪之林。國家存亡之故。未嘗不臨卷興懷。愴然欲絕也。粵考往古。忠誠天植。殉國泯軀。自關漢壽公而下。若睢陽常山。指未勝詘。顧使人聞風悲憤。灑涕裂眚。莫若趙宋岳鄂王之事。豈非王忠孝大節。貫日月。泣鬼神。乃至罹巨奸之酷。毀垂成之功。抑異於授命疆旅。致歎時數者哉。當思陵御札頻頒。寢閣載命。詎不知恢復之圖。匪異人任。一旦入繆狠之計。自墮長城。論者謂淵聖南轅黃屋。非吾有也。矧黃龍直擣。或有劉裕滅秦歸篡之憂。雖小朝廷奚可得。斯皆帝意中事。檜遂建議。逢合。忍輕社稷。蠟書徒馳。竟成三字之獄。由今觀之。卽其說豈盡誣耶。迨乎鍛鍊既成。從容就義。韓何冤之。而弗聞於上。三大烈士。儀劉允升諸君子。訟其冤。而上弗察。王雖志抱餘憾乎。假令王不奉班師之詔。僥倖成功。有如後之妄議者。王以爲憾。乃滋甚。故勿爲耳。王一死。誠可無憾。惟宋室偏安。卒至版宇日蹙。中華淪喪。而莫可如何。此仁人志士。讀其書。論其世。所爲太息於陰陽小大之間。而徬徨天人之際也。王少力學。好左氏春秋。有關漢壽風。漢壽自一二牋牘外。撰著罕傳。而王所爲表劄詩記。沉摯壯涼。能自寫浩然之氣。又與武侯出師二篇相上下。余故採程史諸書所載。哀次錄存之。庸繫千百載忠孝仰止之懷。他若遺言佚事。雜見於金陀粹編。及精忠諸錄。率多瑣複。又後賢憑弔之作。竊嫌掛漏。並缺弗存。觀者尙毋嗤其未備云。時崇禎十一年。戊寅人日。單恂題於東臯之白燕庵。

岳忠武王集

宋 岳 飛 墓

南京上高宗書略

陛下已登大寶。黎元有歸。社稷有主。已足以伐虜人之謀。而勤王御營之師日集。兵勢漸盛。彼方謀我素弱。未必能敵。正宜乘其怠而擊之。而黃潛善、汪伯彥輩不能承陛下之意。恢復故疆。迎還二聖。秦車駕日益南。又令臨安、維揚、襄陽、淮備巡幸。有苟安之漸。無遠大之略。恐不足以係中原之望。雖使將帥之仁。戮力於外。終亡成功。爲今之計。莫若請車駕還京。罷三州巡幸之詔。乘二聖蒙塵未久。虜穴未固之際。親帥六軍。迺還北渡。則天威所臨。將帥一心。士卒作氣。中原之地。指期可復。

招曹成不服乞進兵劄

竊惟內寇不除。何以攘外。近郊多壘。何以服遠。比年羣盜競作。朝廷務廣德意。多命招安。故盜亦玩威不畏。力強則肆暴。力屈則就招。苟不略加勦除。蠱起之衆。未可遽殄。臣昨者被奉曹成之命。深以爲陛下好生之意如此。爲臣子者。患不能推廣而行之。故先宣布上恩。以期改行。閱日雖久。扞格是聞。臣常累遣探報。知其賊馬已離道州。進趨廣西。此寇所爲。未肯遽屈。意欲侵犯二廣。肆毒生靈。俟其力盡勢殫。然後徐爲服降之計。臣今進發自郴州、桂陽、監以往。卽行措置。用兵掩殺。速除蕩以綏彼民。

乞復襄陽劄

竊惟善觀敵者當逆知其所始。善制敵者當先去其所恃。今外有北虜之寇攘。內有楊么之竊發。俱爲大患。上軫宸襟。然以臣觀之。楊么雖近爲腹心之憂。其實外假李成以爲唇齒之援。今日之事。正當進兵襄陽。先取六郡。李成不就繫縛。則亦喪師遠逃。於是加兵湖湘。以殄羣盜。要不爲難。而況襄陽六郡地爲險要。恢復中原。此爲基本。臣今已厲兵飭士。惟俟報可。指期北向。伏乞睿斷。速賜施行。庶幾上流早見平定。中興之功。次第而致。不勝天下之幸。取進止。

畫守襄陽等郡劄略

陛下欲駐大兵于鄂州。則襄陽隨郢。量留軍馬。又于安復漢陽。亦量駐兵。兵勢相援。漕運相繼。荆門荆南。聲援亦已相接。江淮荆湖。皆可奠安。六州之屯。且以正兵六萬爲固守之計。就撥江西湖南糧斛。朝廷支降券錢。爲一年支遣。候營田就緒。軍儲旣成。則朝廷無餽餉之憂。進攻退守。皆兼利也。惟是葺治之初。未免艱難。必仰朝廷。微有以資之。基本旣立。後之利源無有窮已。又此地夏秋則江水漲隔。外可以禦寇。內足以運糧。至冬後春初。江水淺澀。吾資糧已備。可以坐待矣。於今所見。在乎速備糧食。斟量屯守之兵。可善其後。臣識闇不學。輒具管見。仰報聖問。辭拙事直。伏乞聖慈裁決。

乞出師劄

臣伏自國家變故以來。起於白屋。實懷捐軀報國。復讐雪恥之心。幸憑社稷威靈。前後粗立薄効。而陛下錄臣微勞。擢自布衣。曾未十年。官至太尉。品秩比三公。恩數視二府。又增重使名。宣撫諸路。臣一介賤微。

寵榮超躡。有踰涯分。今者又蒙益臣軍馬。使濟恢圖。臣實何人。誤辱神聖之知如此。敢不晝度夜思。以圖報稱。臣揣敵情。所以立劉豫於河南。而付之齊秦之地。蓋欲荼毒中原生靈。以中國而攻中國。粘罕因得休兵養馬。觀釁乘隙。包藏不淺。臣不及此時。稟陛下睿算妙略。以伐其謀。使劉豫父子隔絕。五路叛將還歸兩河。故地漸復。則金賊詭計日生。它時浸益難圖。臣愚欲望陛下假臣日月。勿復拘臣淹速。使敵莫測。臣舉措萬一得便可入。則提兵直趨京洛。據河陽陝府潼關。以號召五路叛將。則劉豫必捨汴都而走河北京畿陝右。可以盡復。至京東諸郡。陛下付之韓世忠張俊。亦可便下。臣然後分兵濬滑。經略兩河。劉豫父子斷可成擒。如此。則金賊有破滅之理。爲陛下社稷長久無窮之計。實在此舉。假令汝潁陳蔡堅壁清野。商於號洛。分屯要害。進或無糧。可因攻。或難於餽運。臣須斂兵還保上流。賊定追襲。而南臣俟其來。當率諸將。或挫其銳。或待其疲。賊利速戰。不得所欲。勢必復還。臣當設伏邀其歸路。小入則小勝。大入則大勝。然後徐謀再舉。設若賊見上流進兵。併力來侵淮上。或分兵攻犯四川。臣卽長驅擣其巢穴。賊困於奔命。勢窮力殫。縱今年未盡平殄。來歲必得所欲。亦不過二三年間。可以盡復故地。陛下還歸舊京。或進都襄陽關中。惟陛下所擇也。臣聞興師十萬。日費千金。邦內騷動。七十萬家。此豈細事。然古者命將出師。民不再役。糧不再籍。蓋慮周而用足也。今臣部曲遠在上流。去朝廷數千里。平時每有糧食不足之憂。是以去秋臣兵深入陝洛。而在寨卒伍。有飢餓閃走。故臣急還。不遂前功。致使戰地陷僞。忠義之人。旋被屠殺。皆臣之罪。今日唯賴陛下戒敕有司。廣爲儲備。俾臣得一意靜慮。不爲兵食亂其方寸。則謀定計審。仰遵

陛下成算必能濟此大事也。異時迎還太上皇帝。崇德皇后梓宮。奉邀天眷歸國。使宗廟再安。萬姓同歡。陛下高枕無北顧憂。臣之志願畢矣。然後乞身還田里。此臣夙昔所自許者。伏惟陛下恕臣狂易。臣無任戰汗取進止。

乞本軍進討劉豫劄

逆豫通誅。尙穴中土。陵寢乏祀。皇圖偏安。六飛時巡。越在海際。天下之愚夫愚婦。莫不疾首痛心。願得伸鋤奮挺。以致死於敵。而陛下審重此舉。累年于茲。雖嘗分命將臣。鼎峙江漢。僅令自守以待敵。不敢遠攻而求勝。是以天下忠憤之氣。日以沮喪。中原來蘇之望。日以衰息。歲月益久。汙染漸深。趨向一背。不復可以轉移。此其利害。誠爲易見。臣待罪闕外。不能宣國威靈。克殄小醜。致神州隔於王化。虜僞穴於宮闕。死有餘罪。敢逃司敗之誅。陛下比者寢閣之命。咸謂聖斷已堅。何至今日。尙未決策北向。臣願因此時。上稟睿算。不煩濟師。止以本軍進討。庶少塞鯨官之咎。以成陛下寤寐中興之志。順天之道。因民之情。以曲直爲老壯。以順逆爲強弱。萬全之效。茲焉可必。惟陛下力斷而行之。不勝大願。

乞進屯淮甸劄

伏覩陛下移蹕建康。將遂恢復之計。近忽傳淮西軍馬潰叛。酈瓊等進脅軍民而去。然事出倉卒。實非士衆本心。亦聞半道逃歸。人數不少。於國計未有所損。不足上軫淵衷。臣度今日事。必彼未能便有舉動。襄陽上流。目卽亦無賊馬侵犯。唯是淮甸迫近行在。臣願提全軍進屯。萬一叛僞窺伺。臣當竭力奮擊。期於

破滅。仍乞別遣軍馬。措置襄陽一帶。伏乞睿斷詳酌施行。

乞乘機進兵劄

金賊近累敗衄。其虜酋四太子等。令老小渡河。惟是賊衆尙徘徊於京城南壁一帶。近却發八千人過河北。此正是陛下中興之機。乃金賊必亡之日。若不乘機殄滅。恐貽後患。伏望速降指揮。令諸路之兵。火急並進。庶幾早見成功。

乞移都奏略

錢塘僻在海隅。非用武之地。臣請陛下建都上游。用漢光武故事。親率六軍。往來督戰。庶將士知聖意之所向。人人用命。臣當仗國威靈。鼓行而前。殄滅此虜。則中興之功。卽日可冀。

論虜情奏略

金虜自靖康以來。以和款我者。十餘年矣。不悟其詐。受禍至此。今復無事請和。此殆必有肘腋之虞。未能攻犯邊境。又劉豫初廢藩籬空虛。故詭出此耳。名以地歸我。然實寄之也。臣請量帶輕騎。隨二使祇謁陵寢。因以往觀敵釁。取進止。

乞定儲嗣奏略

今欲恢復。必先正國本。以安人心。然後陛下不常厥居。以示無忘復讐之意。

乞止班師詔奏略

契勘金虜重兵。盡聚東京。屢經敗衄。銳氣沮喪。內外震駭。聞之譟者。虜欲棄其輜重。疾走渡河。況今豪傑嚮風。士卒用命。天時人事。強弱已見。功及垂成。時不再來。機難輕失。臣日夜料之熟矣。惟陛下圖之。

乞以明堂恩補張所男宗本奏

竊見張俊例。初除太尉。陳乞奏薦男于文資內安排。臣技能蔑取。勦伐無聞。遭際聖明。承乏將帥。伏念臣昨於建炎初。因上書論事。罪廢偶幸逃死。實出聖造。于此孤子一身。狼狽羈旅。因詣招撫使張所。一見與臣言兩河燕雲利害。適偶契合。臣自白身。借補修武郎。閤門宣贊舍人。充中軍統領。尋又陞統制。其後張所軍次北京。蒙朝廷貶責南方。卒以節死。臣念靖康以來。奮不顧身。爲國捍難者。不爲無人。而其間誤國敗事者。固亦不乏。然聖恩寬大。終於一切矜貸。若張所先意兩河。而身未北渡。已遭橫議。今其身名凋喪。後嗣零落。使臣不言。臣則有負。欲望矜憐。將臣今歲奏薦恩例。奏補張所男宗本。依張俊例。於文資內安排。謹錄奏聞。

辭鎮南軍承宣使第三奏

榮命下頒。驚魂頓失。辭章上達。帝命不俞。雖臣受之不慙。恐輿情之未協。輒陳懇悃。方切憂惶。復蒙大語之丁寧。告戒備至。愈使臣心之感戴。進退靡安。敢事虛辭。仰違明詔。竊念臣將天威而遠討。致賊巢之一空。妙策奇謀。悉遵聖訓。破堅却敵。咸得士心。臣實何能。輒膺殊賞。既慙過量。復付重權。是誠叨冒以踰勳。非謂謙辭而避寵。況九江乃控扼之重地。連武昌爲襟帶之要衝。用得其人。周瑜所以敗曹公于赤壁。禦

失其策。隋何所以取鯨布於滢江。難使非才。濫膺此寄。伏望各此嚙喉之付。以屬大臣。俯從螻蟻之誠。使安愚分。所有上件恩命。乞賜寢罷。干冒天威。死有餘罪。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乞侍親疾劄

臣輒具危懇。仰瀆睿聰。臣愚戇之迹。奮身單微。初無尺寸之先容。獨賴聖明之特眷。雖捐軀致命。曾不足以仰酬恩遇之絲毫。思報之心。寧有窮已。臣近者奉命收復襄漢。去家遠涉。六月餘日。臣老母姚氏。年幾七十。侵染疾病。連月未安。近復腿脚注痛。起止艱難。別無兼侍。以奉湯藥。人子之心。實難安處。伏望聖慈。察臣惻悞。無他規避。整乞許臣在假。以全侍奉之養。將本軍人馬。權暫令統制官王貴。張憲。主管。候臣老母稍安。依舊管幹職事。恭聽驅策。結草銜環。誓圖報效。冒犯雷霆之威。臣無任戰懼激切之至。取進止。

辭建節第四劄

念臣猥以不才。幸蒙委使。敢謂涓埃之效。遽叨旄節之榮。若不屢辭。干瀆天聽。不惟叨冒寵榮。不遑安處。方今戎馬侵擾。而誤恩若加於人。深慮名器不重。勸賞不實。何以厭服公議。臣雖三貢丹誠。宸衷未允。敢望聖慈。察臣之愚。實非矯飾。所有告命。見在鄂州軍資庫寄納。伏乞特賜追還。以安愚分。取進止。

乞終制劄

伏念臣孤賤之迹。幼失所怙。鞠育訓導。皆自臣母。國家平燕雲之初。臣方束髮從事軍旅。誓期盡瘁。不知有家。自從陛下渡河以來。而臣母淪陷河朔。凡遣人一十八次。始能般挈。得脫虜禍。驚悸至疾。遂以纏綿。

臣以身服戎事。未嘗一日獲侍親側。躬致湯藥之奉。今者遭此大難。荼毒哀苦。每加追念。輒欲無生。而陛下恩眷有加。卽命起復。在臣么微。固深銜戴。然臣重念爲人之子。生不能致菽水之歡。死不能終衰絰之制。而顏有覲。天地弗容。且以孝移忠。事有本末。若內不克盡事親之道。外豈復有愛主之忠。臣已般挈扶護前來。欲於江州。或南康。軍界營葬。伏望聖慈。矜憐餘生。許終服制。取進止。

辭開府劄子貼黃

臣待罪二府。理有當言。不敢緘默。夫虜情奸詐。臣於面對。已嘗奏陳。切惟今日之事。可危而不可安。可憂而不可賀。可以訓兵飭士。謹備不虞。而不可以行賞論功。取笑夷狄。事關國政。不容不陳。初非立異於衆人。實欲盡忠於王室。欲望速行追寢。示四夷以不可測之意。萬一臣冒昧而受。將來虜寇叛盟。則似傷朝廷之體。仍望以此貼黃留中。不出。保全臣子。臣不勝至情。伏乞睿照。

辭開府第三劄

近者累犯天威。力辭恩寵。庶幾陛下。燭危懸終。賜矜從。而溫詔諄諄。未回睿聽。跼地籲天。不知所措。夫爵賞者。人君所以爲厲世磨鈍之具。人臣得之。所以榮耀鄉里。而顯貴宗族也。誰不欲貪多。而務得哉。然得所當得。固以爲榮。受所非受。反足爲辱。伏念臣奮迹羈單。被恩優腆。使臣終身。只守此官。已踰涯量。豈可分外。更冒顯榮。遂速顛隕。雖陛下推天地至寬之量。在所兼容。而微臣抱金石圖報之心。寧無自愧。所有臣爲將。不效獻言。悖理之實。臣於累奏中。固已縷陳。更不敢諄復。紊煩聖聽。伏望陛下。檢會臣累次劄。

子追寢成命。特降俞音。庶使微臣少安愚分。

辭開府第四劄

臣已三貢辭章。出於誠惻。冒犯天威。罪不容赦。聖恩廣大。一賜溫詔。兩降劄命。捫心揣分。感極涕零。伏念臣草茅固陋。備數戎行。曾無尺寸之功。仰報天地之德。竊以開府之位。實預孤卿之貴。所以賞有功而進豪傑也。如臣何人。輒膺斯秩。是以心不自安。終難冒受。不避譴誅。再伸前懇。非敢徒爲辭遜。伏望聖慈。矜察愚衷。收還成命。庶令臣少安愚分。臣不勝虔祈俟命之至。取進止。

辭宣撫副使劄

臣近叨受招討使。不容牢辭。又蒙聖恩。授以前件差遣。切念臣一介寒賤。誤膺器使。顧土宇恢復之迹。未見尺寸。而厚恩醴賞。涯分已踰。且以宣撫之重名。實寄專征之大事。自非廊廟近臣。勳伐高世者。豈當冒躡而居。異時付託失人。或誤驅策。雖粉臣骨。曷足以謝陛下。兼招討使。權不爲不重。若更加以甚高。非常之寵。必起負乘斯奪之悔。所有宣撫副使恩命。實難祇受。伏望追寢誤恩。庶安愚分。臣無任悚懼。恭聽宸命之至。取進止。

乞解軍務第二劄

臣頃以多病易衰。仰瀆宸聽。乞退處邱壠。以便養病。伏蒙陛下。未忍棄去。尙闕俞音。不免控瀝肺肝。再摠惻愍。今賢能輩出。才智駢臻。干城心腹之士。可付以軍旅者。類不乏人。則臣之所請。無邀君之嫌。今講好

已定。兩宮天眷。不日可還。偃武休兵。可期歲月。臣之所請。無避事之謗。臣不揆庸愚。幸免此二事。止以疾病餘生。恐誤任使。久享厚祿。坐費太倉。蚤夜以思。身不遑處。所以不避鈇鉞。至于再而不已。伏望陛下垂溥照之明。回蓋高之聽。曲加仁惻。洞照愚衷。使一夫之微。終遂其欲。特許退休。就營醫藥。

辭男雲特轉三官劄

臣聞君之馭臣。固不吝於厚賞。父之教子。豈可責以近功。臣昨恭依容算。與賊決戰於陳顥之間。雲隨行迎敵。雖有薄效。殊未曾立到大功。遽超橫列。仍領郡防。賞典過優。義不遑處。所有誥命。臣不敢令雲祇受。伏望聖慈。俯垂天鑑。追還異恩。庶使雲激厲懦庸。別圖報效。取進止。

辭男雲轉三官第二劄

伏念臣本以凡材。誤蒙陛下付以方面。若臣不能與士卒一律。則亦不能整齊其心。昨者之戰。士卒冒犯矢石。有斬將陷陣立奇功者。臣方列上事狀。得需一級。而男雲何從超進崇資。臣正恐士卒有無功之謗。陛下致濫予之譏。且陛下方謹惜名器。以磨勵天下。將昭復大業。而乃因臣私恩。廢公議。臣不自安。伏望聖慈。特降睿旨。收還上件恩命。臣父子幸甚。取進止。

辭男雲特轉恩命劄

臣聞。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故循守資格。自有常法。必有非常之功。而後有非常之賞。如臣男雲。始就義方。尙存乳臭。雖累經於行陣。曾未見於事功。比者仰蒙聖恩。曲垂異眷。超資躐等。驟進官聯。不惟使雲志

氣怠惰而臣益切滿盈之愧。況臣既已仰竊國恩。致身顯仕。固有僥冒之名矣。今併與其子而僥冒其可乎。伏望陛下揭離照之明。體乾健之斷。特賜睿旨。追還告命。庶使雲粗知官爵之難得。勉力學業。他日或能備效驅策。受之未晚。取進止。

辭男雲特轉恩命第二劄

臣聞正已然後可以正物。自治然後可以治人。臣奮身疎逖。冒國寵榮。陛下誤恩。擢置重任。以屏陋之資。將軍旅之衆。顧惟匪稱。夙夜惶懼。惟恐檢飭修省。有所未至。不足以服衆。比者男雲未嘗立功。遽遷優秩。在臣私分。實不遑處。臣庸懦無能。方將勉竭駑鈍。仰圖報稱。而自使其子受無功之賞。則是臣不能正己而自治。將何以率人哉。伏望陛下憐臣拙直。察臣愚衷。早賜俞音。收還成命。容臣男他日更立戰功。然後命之以官。亦未爲晚。所有官告一軸。除已令本司簽廳牒鄂州於軍資庫寄納外。取進止。

辭少保第三劄

臣聞忠臣之事君。計功而受賞。量力而受官。不爲苟得。以貪爵祿。況師旅方興。事功未著。臣方同士卒之甘苦。明將佐以恩威。冀成尺寸之功。仰報君父之德。豈可身被厚寵。而忽然不以當鋒刃。冒矢石者爲心哉。所有少保恩命。臣實不敢祇受。伏望陛下日月照臨。乾坤覆載。察臣肺腑。追寢異恩。臣願憑陛下雷霆之威。託宗廟山嶽之福。罄竭駑鈍。期效涓埃。候將來功績有成。臣將拜手稽首。祇承休命矣。誠懇迫切。至於再三。干瀆天威。臣不任戰悸恐懼之至。取進止。

辭少保第四劄

臣聞爵以馭其貴。祿以馭其富。爵祿者。人君馭天下英豪。而使之貴富也。人孰不欣受而願享之。然名器假人。爲傳所譏。無功受祿。爲詩所刺。則君不可以輕予。臣不可以妄受。臣性資樸魯。久叨寵榮。每懼滿盈。弗克負荷。況乃孤卿。實爲異恩。若更無功。輒有貪冒。臣賦分譴薄。竊恐別招譴責。伏望陛下憐臣勤懇。特降俞音。追還恩命。庶使臣稍安愚分。別效寸長。仰報陛下天地生成之德。干冒鈇鉞。伏候敕旨。

辭少保第五劄

臣之事君。義無有已。若夫貪慕爵祿。務榮一身。而不以國家爲念。則非臣之所忍爲也。比者。羯胡敗盟。再犯河南之地。肆爲殘忍。人神共憤。臣方將策驚礪鈍。冀效尺寸。以報陛下天地生成之德。今則虜騎寇邊。未見殄滅。區區之志。未效一二。臣復以身爲謀。惟貪爵祿。則誠恐不足爲將士之勸。而報恩無所。萬誅何贖。伏望睿慈。追寢成命。特賜俞音。姑詔有司。留以爲異時涓埃之賞。取進止。

辭男雲除御帶第二劄

竊以御帶之職。至近冕旒。非有干城之才。可以任腹心之寄者。不足以當其選。臣男雲。年少蠢愚。殊未練達。世務一旦驟遷此職。實非駸幼所能。陛下爲官擇人。豈當出此。知子者父。誠不遑安。不免披露愚誠。再干天聽。

乞敍立王次翁下第二劄

臣契勘參政與樞副敍位。朝廷自有定例。豈可爲臣忝竊孤卿敍位。使在參知政事之上。不免再具誠懇。仰瀆聖聽。伏望睿慈。曲垂昭鑑。許臣只依近例。敍位在參知政事之下。庶使庸愚不致僭越。取進止。

乞解樞柄第三劄

露章待罪。自驚寵數之過優。溫詔示恩。猶闕俞音之下逮。再陳愚懇。仰瀆淵聰。伏念臣濫廁樞庭。誤陪國論。貪榮滋甚。補報蔑然。豈惟曠職之可憂。抑亦妨賢之是懼。冀保全於終始。宜遠引於山林。伏望聖慈。察其誠心。實非矯飾。速降睿旨。許罷機政。取進止。

辭除兩鎮充萬壽觀使第二劄

竊以兩鎮節旄。國朝盛典。非有大勳。豈容輕授。臣前此叨據。常懼弗稱。自惟智術短淺。坐糜歲月。攷其績用。初無絲毫。安可更爾冒榮。矧內祠之任。得侍清光。朝廷所以貴老尊賢。用昭異數。在臣愚分。非所宜處。顧待遇之愈隆。夙夜以思。雖粉身碎骨。何以圖報。萬一愧深汗溢。感極涕橫。重念臣才疎德薄。人微望輕。若不自列。濫當優寵。必致顛隳。上孤宸眷。欲望聖慈。追寢成命。除臣一在外宮觀差遣。取進止。

謝講和赦表

臣岳飛上表言。今月十二日。准進奏院遞到赦書一道。臣已卽躬率統制領將佐官屬等。望闕宣讀訖。觀時制變。仰聖哲之宏規。善勝不爭。實帝王之妙算。念此艱難之久。姑從和好之宜。睿澤誕敷。輿情胥悅。臣飛誠懼誠忭。稽首頓首。竊以婁欽獻言於漢帝。魏絳發策於晉公。皆盟墨未乾。顧口血猶在。俄驅南牧之

馬旋興北伐之師。蓋夷虜不情。犬羊無信。莫守金石之約。難充谿壑之求。圖暫安而解倒垂。猶之可也。願長慮而尊中國。豈其然乎。恭惟皇帝陛下。大德有容。神武不殺。體乾之健行。巽之權務。和衆以安民。乃講信而修睦。已漸還於境土。想喜見於威儀。臣幸遇明時。獲觀盛事。身居將闕。功無補於涓埃。口誦詔書。面有慙於軍旅。尙作聰明而過慮。徒懷猶豫而致疑。謂無事而請和者。謀恐卑辭而益幣者。進。臣願定謀於全勝。期收地於兩河。唾手燕雲。終欲復讎而報國。誓心天地。當令稽顙以稱藩。

奉詔移僞齊檄

弼勸僞齊僭號。竊據汴都。舊忝臺臣。累蒙任使。是宜執節效死。圖報國恩。乃敢背棄君父。無天而行。以祖宗涵養之澤。讎爲讐怨。率中華禮義之俗。甘事腥羶。紫色餘分。擬亂正統。想其面目。何以臨人。方且妄圖襄漢之行。欲窺川蜀之路。專犯不韙。自速誅夷。我國家危運已銷。中興在即。天時旣順。人意悉諧。所在皆賈勇之夫。思共快不平之忿。今王師已盡壓淮泗。東過海沂。驛騎交馳。羽檄疊至。故我得兼收南陽智謀之士。提大河忠孝之人。仗義以行。乘時而動。金洋之兵。出其西。荆湖之師。繼其後。雖同心一德。足以吞彼國之梟羣。然三令五申。豈忍殘吾宋之赤子。爾應陷汝州縣。官吏兵民等。元非本意。諒皆脇從。屈於賊威。歸逃無路。我今奉辭伐罪。掇溺蘇枯。惟務安集。秋毫無犯。倘能開誠納款。肉袒迎降。或願倒戈以前驅。或列壺漿而在道。自應悉仍舊貫。不改職業。盡徐戎索。咸用漢條。如或執迷不悟。甘爲叛。嗾桀犬以吠堯。冒獵師而哭虎。議當躬行天罰。玉石俱焚。禍並宗親。辱及父祖。掛今日之逆黨。遺千載之惡名。順逆二途。

蚤宜擇處。兵戈旣逼。雖悔何追。謹連黃榜在前。各令知悉。

御書屯田三事跋

臣聞先正司馬光有言。德勝才。謂之君子。才勝德。謂之小人。論人者。能審於才德之分。則無失人矣。曹操募百姓屯田許下。所在積粟。諸葛亮分兵屯田。而百姓安堵。羊祜懷遠近。得江漢之心。亦以墾田獲利。若三子者。重本務農。使兵無艱食。其謀猷術略。皆不在人下。才有足稱者。然操酷虐變詐。擘中商之法術。雖號超世之傑。豈正直中和者所爲乎。許邵謂清平之奸賊。亂世之英雄。其德有貶云。亮開誠心。布公道。邦域之內。畏而愛之。祜增修德言。以懷柔初附。則德過於操遠矣。觀亮素志。欲龍驤虎視。包括四海。以興漢室。天不假以年。遽有渭南之恨。祜輔晉武。慨然有并吞之心。後平吳身不及見。二子有意于功名。而志弗克伸。惜哉。臣庸德薄才。誠不敢妄論古人。伏蒙陛下親灑宸翰。鋪述三子屯田足食之事。俯以賜臣。臣敢不築鯨礪鈍。仰副聖意。萬一夫服田力穡。乃亦有秋。農夫職爾。用屯田以足兵食。誠不爲難。臣不揆願遲之歲月。敢以奉詔。要使忠信以進德。不爲君子之棄。則臣將勉其所不逮焉。若夫鞭撻四夷。尊強中國。扶宗社於再安。輔明天子以享萬世無疆之休。臣竊有區區之志。不知得申歟否也。紹興十年正月初一日。武勝定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湖北路宣撫使。兼營田大使。武昌郡開國公。食邑四千戶。實封一千七百戶。臣岳飛謹書。

申劉光世乞進兵狀

竊念飛以行伍賤隸。辱知朝廷。蒙被厚恩。殞歿難報。每以爲國家之難。雖非所命。猶當戮力。矧承楚之事。危迫如許。累准朝廷指揮催督。此正飛等捐身徇義之秋。切緣王鎮撫林郭鎮撫仲威等。並不見差撥軍馬前來。使司王統制。雖聞已起發。即日尙未知屯駐去處。據探虜人急攻楚州。切恐萬一疎虞。於淮南諸鎮利害不細。飛已於今月十五日具申使司去訖。飛一面起發。前往承州措置勦殺外。伏乞鈞慈特捐一二千之衆。別差總統制官一員前來犄角。庶不致上誤國事。謹具狀申伏候指揮。

申劉光世乞兵馬糧食狀

飛昨奉聖旨。指揮差充前件差遣。於八月十五日還至常州宜興縣。于十八日起發前來。祇赴新任。二十日至江州軍歇泊。據探報。金人見圍楚州。飛遂速急權差統制王貴。管押兵馬等船濟渡。切慮遲滯。有失事機。不免躬親。先入泰州。於二十六日夜二。更到泰州城外。承准八月十九日指揮。令飛與趙鎮撫立犄角。飛遂措置調發兵夫糧食。并不住差人勾喚王貴等軍馬。實緣舟船數少。今月初九日。方盡到泰州。飛已差張憲權行守城。見今大軍屯駐三。光宗皇帝嫌諱與金人大寨不遠。惟是新復建康之後。所有士馬瘡痍。尙新羸弊。方甚。兼自到任未及一句。芻蕘糧糧。一一窘乏。本未能卽從王事。重以承楚之急。甚於倒垂。不可以頃刻安居。理宜前進。欲望鈞慈。捐一二千之衆。假十餘口之糧。令飛得激厲士卒。徑赴賊壘。解二州之圍。掃犬羊之迹。下以裨相公之盛烈。上以寬主上之深憂。不勝幸甚。

自中原版蕩。夷狄交侵。余發憤河朔。起自相臺。總髮從軍。歷二百餘戰。雖未能遠人夷荒。洗蕩巢穴。亦且快國讐之萬一。今又提一旅孤軍。振起宜興。建康之城。一鼓敗虜。恨未能使匹馬不回耳。故且養兵休卒。畜銳待敵。嗣當激厲士卒。功期再戰。北踰沙漠。喋血虜庭。盡屠夷種。迎二聖歸京闕。取故地上版圖。朝廷無虞。主上奠枕。余之願也。河朔岳飛題。

題廣德軍金沙寺壁

余駐大兵宜興。沿幹王事過此。陪僧僚謁金仙。徘徊暫憩。遂擁鐵騎千餘。長驅而往。當俟立奇功。殄醜虜。復三關。迎二聖。使宋朝再振中國安彊。他時過此。得勒金石。不勝快哉。建炎四年四月十二日。河朔岳飛題。

題東松寺

余自江陰軍提兵起發。前赴饒郡。與張招討會合。巔嶇山路。殆及千里。過祁門西約一舍餘。當途有菴一所。問其僧曰。東松。遂邀后軍王團練并幙屬。隨嬉焉。觀其基址。乃鑿山開地。創立廟廡。三山環聳。勢凌碧落。萬木森鬱。密掩烟薨。勝景瀟灑。實爲可愛。所恨不能款曲進程。遄速。俟他日殄滅盜賊。凱旋回歸。復得至此。卽常聊結善緣。以慰菴僧。紹興改元仲春。十有四日。河朔岳飛題。

題永州祁陽縣大營驛

權湖南帥岳飛。被旨討曹成。自桂嶺平蕩巢穴。二廣湖湘。悉皆安妥。痛念二聖遠狩沙漠。天下靡寧。誓忠

孝。賴社稷威靈。君相賢聖。他日掃清胡虜。復歸故國。迎兩宮還朝。寬天子宵旰之憂。此所志也。顧蜂蟻之羣。豈足爲功。過此因留于壁。紹興二年七月初七日。

題鄱陽菟石山寺

菟石山前寺。林泉勝景幽。紫金諸佛相。白雪老僧頭。潭水寒生月。松風夜帶秋。我來囑龍語。爲爾濟民憂。從駕遊西內應制

敕報遊西內。春光藹上林。花團千朵錦。柳撚萬條金。燕遶龍旗舞。鶯隨鳳輦吟。君王卽天地。化育一仁心。送紫巖張先生北伐

翠光亭

號令風霆迅。天聲動北陳。長驅渡河洛。直擣向燕幽。馬蹀閼氏血。旗臯克汗頭。歸來報明主。恢復舊神州。受此倚欄杆。誰同寓目閒。輕陰晴弄日。秀色隱空山。島樹蕭颺外。征帆杳靄間。予雖江上老。心羨白雲關。題翠巖寺

秋風江上駐王師。顰向雲山蹠翠微。忠義必期清塞水。功名直欲鎮邊圉。山林嘯聚何勞取。沙漠羣兇定破機。行復三關迎二聖。金酋席捲盡擒歸。

寄浮圖慧海

滄浦廬山幾度秋。長江萬折向東流。男兒立志扶王室。聖主專師滅虜酋。功業要刊燕石上。歸休終伴赤

松遊丁寧寄與東林老，蓮社從今着力修。

池州翠微亭

經年塵土滿征衣，特特尋芳上翠微。好水好山看不足，馬蹄催趁月明歸。

題新淦蕭寺壁

雄氣堂堂貫斗牛，誓將直節報君讐。斬除頑惡還車駕，不問登壇萬戶侯。

滿江紅

怒髮衝冠，凭欄處、蕭蕭雨歇。抬望眼、仰天長嘯，壯懷激烈。三十功名塵與土，八千里路雲和月。莫等閒、白了少年頭，空悲切。靖康恥，猶未雪。臣子恨，何時滅。駕長車，踏破賀蘭山缺。壯志飢餐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待從頭、收拾舊山河，朝天闕。

小重山

昨夜寒蛩不住鳴。驚回千里夢，已三更。起來獨自遶階行。人悄悄，簾外月籠明。白首爲功名。舊山松竹老，阻歸程。欲將心事付瑤琴。知音少，絃斷有誰聽。

宋史本傳

岳飛字鵬舉。相州湯陰人。世力農。父和能節食以濟飢者。有畊侵其地。割而與之。貫其財者不責償。飛時有大禽若鵠。飛鳴室上。因以爲名。未彌月。河決內黃。水暴至。母姚抱飛坐甕中。衝濤及岸得免。人異之。少負氣節。沈厚寡言。家貧力學。尤好左氏春秋。孫吳兵法。生有神力。未冠。挽弓三百斤。弩八石。學射于周同。盡其術。能左右射。同死。朔望設祭於其家。父義之曰。汝爲時用。其徇國死義乎。宣和四年。真定宣撫劉韜募敢戰士。飛應募。相有劇賊陶俊。賈進和。飛請百騎滅之。遣卒僞爲商入賊境。賊掠以充部伍。飛遣百人伏山下。自領數十騎逼賊壘。賊出戰。飛佯北。賊來追之。伏兵起。先所遣卒擒俊及進和以歸。康王至相。飛因劉浩見命招賊吉倩。倩以衆三百八十人降。補承信郎。以鐵騎三百往李固渡嘗敵敗之。從浩解東京圍。與敵相持于滑南。領百騎習兵河上。敵卒至。飛麾其徒曰。敵雖衆。未知我虛實。當及其未定擊之。乃獨馳迎敵。有驍將舞刀而前。飛斬之。敵大敗。遷秉義郎。隸留守宗澤。戰開德曹州。皆有功。澤大奇之。曰。爾勇智才藝。古良將不能過。然好野戰。非萬全計。因授以陣圖。飛曰。陣而後戰。兵法之常。運用之妙。存乎一心。澤是其言。康王卽位。飛上書數千言。大略謂陛下已登大寶。社稷有主。已足伐敵之謀。而勤王之師日集。彼方謂吾素弱。宜乘其怠擊之。黃潛善。汪伯彥輩不能承聖意。恢復奉車駕日益南。恐不足繫中原之望。臣願陛下乘敵穴未固。親率六軍北渡。則將士作氣。中原可復。書聞。以越職奪官歸。詣河北招討使張

所待以國士。借補修武郎。充中軍統領。所問曰。汝能敵幾何。飛曰。勇不足恃。用兵在先定謀。欒枝曳柴。以敗荆。莫敖采樵以致絞。皆謀定也。所矍然曰。君殆非行伍中人。飛因說之曰。國家都汴。恃河北以爲固。苟馮據要衝。峙列重鎮。一城受圍。則諸城或撓或救。金人不能窺河南。而京師根本之地固矣。招撫誠能提兵壓境。飛唯命是從。所大喜。借補武經郎。命從王彥渡河。至新鄉。金兵盛。彥不敢進。飛獨引所部鏖戰。奪其纛而舞。諸軍爭奮。遂拔新鄉。翌日戰侯兆川。身被十餘槍。士皆死戰。又敗之。夜屯石門山下。或傳金兵復至。一軍皆驚。飛堅臥不動。金兵卒不來。食盡。走彥壁乞糧。彥不許。飛引兵益北。戰于太行山。擒金將拓跋耶烏。居數日。復遇敵。飛單騎持丈八鐵槍。刺殺黑風大王。敵衆敗走。飛自知與彥有隙。俱歸宗澤。爲留守。司統制澤卒。杜充代之。飛居故職。二年。戰胙城。又戰黑龍潭。皆大捷。從閭勅保護陵寢。大戰汜水關。射殪金將。大破其衆。駐軍竹蘆渡。與敵相持。選精銳三百伏前山。下令各以薪芻交縛兩束。夜半爇四端而舉之。金人疑援兵至。驚潰。三年。賊黃善。曹成。孔彥舟等。合衆五十萬。薄南薰門。飛所部僅八百。衆懼不敵。飛曰。吾爲諸君破之。左挾弓。右運矛。橫衝其陣。賊亂。大敗之。又擒賊杜叔五。孫海。於東明。借補英州刺史。黃善圍陳州。飛戰於清河。擒其將孫勝。孫清。以歸。授眞刺史。杜充將還建康。飛曰。中原地尺寸不可棄。今一舉足。此地非我有。他日欲復取之。非數十萬衆不可。充不聽。遂與俱歸。師次鐵路步。遇賊。張用至六合。遇李成與戰。皆敗之。成遣輕騎劫。憲臣犒軍銀帛。飛進兵掩擊之。成奔江西。時命充守建康。金人與成合寇烏江。充閉門不出。飛泣諫。請視師。充竟不出。金人遂由馬家渡渡江。充遣飛等迎戰。王瓌先遁。諸將

皆潰。獨飛力戰。會充已降金。諸將多行剽掠。惟飛軍秋毫無犯。兀朮趨杭州。飛要擊至廣德境中。六戰皆捷。擒其將王權。俘簽軍首領四十餘。察其可用者。結以恩。遣還。令夜斫營縱火。飛乘亂縱擊。大敗之。駐軍鍾村。軍無見糧。將士忍飢不敢擾民。金所籍兵相謂曰。此岳爺爺軍。爭來降附。四年。兀朮攻常州。宜興。令迎飛移屯焉。盜郭吉聞飛來。遁入湖。飛遣王貴傳慶追破之。又遣辨士馬皐林聚盡降其衆。有威武者不從。飛單騎入其營斬之。避地者賴以免。圖飛像祠之。金人再攻常州。飛四戰皆捷。尾襲於鎮江東。又捷。戰於清水亭。又大捷。橫屍十五里。兀朮趨建康。飛設伏牛頭山待之。夜令百人黑衣混金營中擾之。金兵驚。自相攻擊。兀朮次龍灣。飛以騎三百。步兵二千馳至新城。大破之。兀朮奔淮西。遂復建康。飛奏建康爲要害之地。宜選兵固守。仍益兵守淮。拱護腹心。帝嘉納。兀朮歸。飛邀擊於靜安。敗之。詔討戚方。飛以三千人營於苦嶺。方遁。俄益兵來。飛自領兵千人。戰數十合。皆捷。會張俊兵至。方遂降。范宗尹言張俊自浙西來。盛稱飛可用。遷通泰鎮撫使。兼知泰州。飛辭。乞淮南東路一重難任。使收復本路州郡。乘機漸進。使山東河北河東京畿等路次第而復。會金攻楚急。詔張俊援之。俊辭。乃遣飛行。而命劉光世出兵援飛。飛屯三塾。爲楚援。尋抵承州。三戰三捷。殺高太保。俘酋長七十餘人。光世等皆不敢前。飛師孤力寡。楚遂陷。詔飛還守通泰。有旨可守卽守。如不可。但於沙洲保護百姓。伺便掩擊。飛以泰無險可恃。退保柴墟。戰於南竊橋。金大敗。渡百姓於沙上。飛以精騎二百殿。金兵不敢近。飛以泰州失守待罪。紹興元年。張俊請飛同討李成。時成將馬進犯洪州。連營西山。飛曰。賊貪而不慮後。若以騎兵自上流絕生米渡。出其不意。破之必

矣。飛請自爲先鋒，倭大喜。飛重鎧躍馬潛出賊右，突其陣，所部從之進，大敗。走筠州。飛抵城東，賊出城布陣十五里。飛設伏以紅羅爲幟，上刺岳字，選騎二百隨幟而前，賊易其少，薄之，伏發，賊敗走。飛使人呼曰：「不從賊者坐，吾不汝殺。」坐而降者八萬餘人，進以餘卒奔成於南康。飛夜引兵至朱家山，又斬其將趙萬成，聞進敗，自引兵十餘萬來。飛與遇於樓子莊，大破成軍，追斬進。成走蘄州，降。僞齊張用寇江西，用亦相人。飛以書諭之曰：「吾與汝同里，南薰門鐵路步之戰，皆汝所悉。今吾在此，欲戰則出，不戰則降，用得書曰：『果吾父也。』」遂降。江淮平。倭奏飛功第一，加神武右軍副統制，留洪州。彈壓盜賊，授親衛大夫，建州觀察使。建寇范汝爲陷邵武，江西安撫李回檄飛分兵保建昌。軍及撫州，飛遣人以岳字幟植城門，賊望見相戒勿犯。賊黨姚達饒青逼建昌，飛遣王萬徐慶討擒之。陞神武副軍都統制。二年，賊曹成擁衆十餘萬，由江西歷湖湘，據道賀二州。命飛權知潭州，兼權荆湖東路安撫都總管，付金字牌黃旗招成。成聞飛將至，驚曰：「岳家軍來矣。」卽分道而遁。飛至茶陵，奉詔招之。成不從。飛奏比年多命招安，故盜力強，則肆暴，力屈則就招。苟不略加勦除，蠭起之衆未可遽殄。許之。飛入賀州境，得成諜者，縛之帳下。飛出帳調兵食，吏曰：「糧盡矣。」奈何。飛佯曰：「姑反茶陵已而顧諜，若失意狀頓足而入，陰令逸之。」諜歸告成，成大喜。朝翌日來追飛，命士蓐食潛趨邊嶺。未明，已至太平場，破其砦。成據險拒飛，飛麾兵掩擊，賊大潰。成走據北藏嶺，上梧關遣將迎戰。飛不陣而鼓，士爭奮，奪二隘。據之。成又自桂嶺置砦，至北藏嶺，連控隘道，親以衆十餘萬守蓬頭嶺。飛部才八千，一鼓登嶺，破其衆。成奔連州。飛謂張憲等曰：「成黨散去，追而殺之，則協從者可憫。」縱之。

則復聚爲盜。今遣若等誅其酋。而撫其衆。慎勿妄殺。累主上保民之仁。於是憲自賀連。徐慶自邵道。王貴自郴桂。招降者二萬。與飛會連州。進兵追成。成走。宣撫司降。時以盛夏。行師瘴地。撫循有方。士無一人死癘者。嶺表平。授武安軍承宣使。屯江州。甫入境。安撫李回。檄飛捕劇賊馬友。郝通。劉忠。李通。李宗亮。張式。皆平之。三年春。召赴行在。江西宣諭劉大中奏。飛兵有紀律。人恃以安。今赴行在。恐盜復起。不果行。時虔吉盜連兵寇掠循梅。廣惠。英。韶。南雄。南安。建昌。汀。邵武諸郡。帝乃專命飛平之。飛至虔州。固石洞賊彭友。悉衆至。雲都迎戰。躍馬馳突。飛麾兵卽馬上擒之。餘酋退保固石洞。洞高峻環水。止一徑可入。飛列騎山下。令皆持滿。黎明遣死士疾馳登山。賊衆亂棄山而下。騎兵圍之。賊呼丐命。飛令勿殺。受其降。授徐慶等方略。捕諸郡餘賊。皆破降之。初以隆祐震驚之故。密旨令飛屠虔城。飛請誅首惡。而赦脇從。不許請至三四帝乃曲赦。人感其德。繪像祠之。餘寇高聚。張成。犯袁州。飛遣王貴平之。秋入見帝。手書精忠岳飛字。製旗以賜之。授鎮南軍承宣使。江西南西路沿江制置使。又改神武後軍都統制。仍制置使。李山。吳全。吳錫。李橫。牛皐。皆隸焉。僞齊遣李成挾金人入侵。破襄陽。唐。鄧。隨。郢諸州。及信陽軍。湖寇楊么亦與僞齊通。欲順流而下。李成又欲自江西陸行趨兩湖。與么會。帝命飛爲之備。四年。除兼荆南鄂岳州制置使。飛奏襄陽等六郡。爲恢復中原基本。今當先取六郡。以除心膂之病。李成遠遁。然後加兵湖湘。以殄羣盜。帝以諭趙鼎。鼎曰。知上流利害。無如飛者。遂授黃復州漢陽軍德安府制置使。飛渡江中流。顧幕屬曰。飛不擒賊。不涉此江。抵郢州城下。僞將京超號萬人敵。乘城拒飛。飛鼓衆而登。超投崖死。復郢州。遣張憲。徐慶。復隨州。

飛趣襄陽。李成迎戰。左臨襄江。飛笑曰。步兵利險阻。騎兵利平曠。成左列騎江岸。右列步平地。雖衆十萬。何能爲。舉鞭指王貴曰。爾以長鎗步卒擊其騎兵。指牛皐曰。爾以騎兵擊其步卒。合戰。馬應鎗而斃。後騎皆擁入江。步卒死者無數。成夜遁。復襄陽。劉豫益成兵屯新野。飛與王萬夾擊之。連破其衆。飛奏金賊所愛惟子女金帛。志已驕惰。劉豫僭僞。人心終不忘宋。如以精兵二十萬直擣中原。恢復故疆。誠易爲力。襄陽隨郢地皆膏腴。苟行營田。其利爲厚。臣候糧足。卽過江北。勦戮敵兵。時方重深入之舉。而營田之議自是興矣。進兵鄧州。成與金將劉合孛董列砦拒飛。飛遣王貴。張憲掩擊。賊衆大潰。劉合孛董僅以身免。賊黨高仲退保鄧城。飛引兵一鼓拔之。擒高仲。復鄧州。帝聞之喜曰。朕素聞岳飛行軍有紀律。未知能破敵如此。又復唐州。信陽軍。襄漢平。飛辭制置使。乞委重臣經畫荆襄。不許。趙鼎奏湖北鄂岳最爲上流要害。乞令飛屯鄂岳。不惟江西藉其聲勢。湖廣江浙亦獲安妥。乃以隨郢唐鄧信陽軍並爲襄陽府路隸飛。飛移屯鄂。授清遠軍節度使。湖北路荆襄潭州制置使。封武昌縣開國子。元祐劉豫合兵圍廬州。帝手札命飛解圍。提兵趨廬。僞齊已驅甲騎五千逼城。飛張岳字旗與精忠旗。金兵一戰而潰。廬州平。飛奏襄陽等六郡人戶闕牛糧。乞量給官錢。免官私逋負。州縣官以招集流亡爲殿最。五年入覲。封母國夫人。授飛鎮寧崇信軍節度使。湖北路荆襄潭州制置使。進封武昌郡開國侯。又除荆湖南北襄陽路制置使。神武後軍都統制。命招捕楊么。飛所部皆西北人。不習水戰。飛曰。兵何常。顧用之何如耳。先遣使招諭之。賊黨黃佐曰。岳節使號令如山。若與之敵。萬無生理。不如往降。節使誠信。必善遇我。遂降。飛表授佐武義大夫。單

騎按其部。拊佐背曰。子知逆順者。果能立功。封侯豈足道。欲復遣子至湖中。視其可乘者。擒之。可勸者。招之。如何。佐感泣。誓以死報。時張浚以都督軍事至潭。叅政席益與浚語。疑飛玩寇。欲以聞。浚曰。岳侯忠孝人也。兵有深機。胡可易言。益慚而止。黃佐襲周倫砦。殺倫。擒其統制陳貴等。飛上其功。遷武功大夫。統制任士安。不稟王瓊令。軍以此無功。飛鞭士安。使餌賊曰。三日賊不平。斬汝。士安宣言。岳太尉兵二十萬至矣。賊見止。士安軍併力攻之。飛設伏。士安戰急。伏兵四起。擊賊。賊走。會召浚還防。秋。飛袖小圖示浚。浚欲俟來年議之。飛曰。已有定畫。都督能少留。不八日可破賊。浚曰。何言之易。飛曰。王四廂以王師攻水寇。則難。飛以水寇攻水寇。則易。水戰我短彼長。以所短攻所長。所以難。若因敵將用敵兵。奪其手足之助。離其腹心之託。使孤立而後以王師乘之。八日之內。當俘諸酋。浚許之。飛遂如鼎州。黃佐招楊欽來降。飛喜曰。楊欽驍悍。既降。賊腹心潰矣。表授欽武義大夫。禮遇甚厚。乃復遣歸湖中。兩日。欽說余端。劉詵等降。飛詭罵欽曰。賊不盡降。何來也。杖之。復令入湖。是夜掩賊營降其衆數萬。么負固不服。方浮舟湖中。以輪激水。其行如飛。旁置撞竿。官舟迎之。輒碎。飛伐君山木爲巨筏。塞諸港汊。又以腐木亂草浮上流。而下擇水淺處。遣善罵者挑之。且行且罵。賊怒來追。則草木壅積。舟輪礙不行。飛亟遣兵擊之。賊奔港中。爲筏所拒。官軍乘筏張牛革以蔽矢石。舉巨木撞其舟盡壞。么投水。牛皐擒斬之。飛入賊壘。餘酋驚曰。何神也。俱降。飛親行諸砦。慰撫之。縱老弱歸田。籍少壯爲軍。果八日而賊平。浚歎曰。岳侯神算也。初。賊恃其險曰。欲犯我者。除是飛來。至是人以其言爲讖。獲賊舟千餘。鄂渚水軍爲沿江之冠。詔兼斬黃制置使。飛以目疾。乞辭。

軍事不許。加檢校少保，進封公，還軍鄂州。除荆湖南北襄陽路招討使。六年，太行山忠義社梁興等百餘人慕飛義，率衆來歸。飛入覲，面陳襄陽自收復後，未置監司，州縣無以按察。帝從之。以李若虛爲京西南路提舉，策轉運提刑。又令湖北襄陽府路自知州通判以下，賢否許飛得自黜陟。張浚至江上，會諸大帥，獨稱飛與韓世忠可倚大事。命飛屯襄陽，以窺中原。曰：「此君素志也。」飛移軍京西，改武勝定國軍節度使。除宣撫副使，置司襄陽，命往武昌調軍。居母憂，降制起復。飛扶櫬還廬山，連表乞終喪。不許。累詔趣起，乃就軍。又命宣撫河東，節制河北路。首遣王貴等攻虢州下之，獲糧十五萬石，降其衆數萬。張浚曰：「飛措畫甚大，今已至伊洛，則太行一帶山砦必有應者。」飛遣楊再興進兵至長水縣，再戰皆捷。中原響應。又遣人焚蔡州糧。九月，劉豫遣子麟猊分道寇淮西。劉光世欲舍廬州，張俊欲棄盱眙。同奏召飛以兵東下，欲使飛當其鋒。而已得退保。張浚謂岳飛一動，則襄漢何所制？力沮其議。帝慮俊光世不足任，命飛東下。飛自破曹成平楊么。凡六年，皆盛夏行師，致目疾。至是甚。聞詔即日啓行。未至，麟猊敗。飛奏至，帝語趙鼎曰：「劉麟敗北，不足喜。諸將知尊朝廷爲可喜，遂賜札言敵兵已去。淮卿不須進發，其或襄鄧陳蔡有幾可乘，從長措置。」飛乃還軍。時僞齊屯兵窺唐州。飛遣王貴董先等攻破之，焚其營，奏圖蔡以取中原。不許。飛召貴等還。七年入見，帝從容問曰：「卿得良馬否？」飛曰：「臣有二馬，日啖芻豆數斗，飲泉一斛，然非精潔則不受。介而馳，初不甚疾，比行百里始奮迅。自午至酉，猶可二百里。褫鞍甲而不息不汗，若無事然。此其受大而不苟取，力裕而不求逞，致遠之材也。不幸相繼以死，今所乘者，日不過數升，而秣不擇粟，飲不擇泉，攬轡未安。」

踴躍疾驅。甫百里。力竭汗喘。殆欲斃然。此其寡取易盈。好逞易窮。鴛鴦之材也。帝稱善曰。卿今議論極進。拜太尉。繼除宣撫使。兼營田大使。從幸建康。以王德用。兵隸飛。詔諭德等曰。聽飛號令。如朕親行。飛數見帝。論恢復之略。又手疏言。金人所以立劉豫於江南。蓋欲荼毒中原。以中國攻中國。粘罕因得休兵觀釁。臣欲陛下假臣月日。便則提兵趨京洛。據河陽陝府潼關。以號召五路叛將。叛將既還。遣王師前進。彼必棄汴而走河北。京畿陝右。可以盡復。然後分兵濬滑。經略兩河。如此。則劉豫成擒。金人可滅。社稷長久之計。實在此舉。帝答曰。有臣如此。顧復何憂。進止之機。朕不中制。又召至寢閣。命之曰。中興之事。一以委卿。命節制光州。飛方圖大舉。會秦檜主和。遂不以德用。兵隸飛。詔詣都督府。與張浚議事。浚謂飛曰。王德用西軍所服。浚欲以爲都統。而命呂祉以督府叅謀領之。如何。飛曰。德用與素不相下。一旦擢之在上。則必爭。呂尙書不習軍旅。恐不足服衆。浚曰。張宣撫如何。飛曰。暴而寡謀。尤用所不服。浚曰。然則楊沂中爾。飛曰。沂中視德等爾。豈能馭此軍。浚艷然曰。浚固知非太尉不可。飛曰。都督以正問。飛不敢不盡其愚。豈以得兵爲念耶。卽日上章乞解兵柄。終喪服。以張憲攝軍事。步歸廬母墓側。浚怒。奏以張宗元爲宣撫判官。監其軍。帝累詔趣飛還職。飛力辭。詔幕屬造廬以死請。凡六日。飛趨朝待罪。帝慰遣之。宗元還言。將和士銳。人懷忠孝。皆飛訓養所致。帝大悅。飛奏。比者寢閣之命。咸謂聖斷已堅。何至今尙未決。臣願提兵進討。順天道。因人心。以曲直爲老壯。以逆順爲強弱。萬全之效可必。又奏錢塘僻在海隅。非用武地。願陛下建都上游。用漢光武故事。親率六軍。往來督戰。庶將士知聖意所向。人人用命。未報。而劉豫叛。浚始悔。飛

復奏願進屯淮甸。伺便擊瓊。期於破滅。不許詔駐師江州。爲淮浙援。飛知劉豫結粘罕。而兀朮惡劉豫。可以間而動。會軍中得兀朮諜者。飛佯責之曰。汝非我軍中人。張斌耶。吾向遣汝至齊。約誘至四太子。汝往不復來。吾繼遣人問齊。已許我。今冬以會合寇江爲名。致四太子於清河。汝所持書。竟不至。何背我耶。諜冀緩死。卽詭服。乃作蠟書。言與劉豫同謀誅兀朮事。因謂諜曰。吾今貸汝。復遣至齊。問舉兵期。刳股納書。戒勿泄。諜歸以書示兀朮。兀朮大驚。馳白其主。遂廢豫。飛奏宜乘廢豫之際。擣其不備。長驅以取中原。不報。八年。還軍鄂州。王庶視師江淮。飛與庶書。今歲若不舉兵。當納節請閒。庶甚壯之。秋。召赴行在。命詣資善堂見皇太子。飛退而喜曰。社稷得人矣。中興某業。其在是乎。會金遣使將歸河南地。飛言金人不可信。和好不可恃。相臣謀國不臧。恐貽後世譏。檜銜之。九年。以復河南大赦。飛表謝。寓和議不便之意。有唾手燕雲。復讐報國之語。授開府儀同三司。飛力辭。謂今日之事。可危而不可安。可憂而不可賀。可訓兵飭士。謹備不虞。而不可論功行賞。取笑敵人。三詔不受。帝溫言辨諭。乃受。會遣士偃謁諸陵。飛請以輕騎從。洒掃。實欲觀釁。以伐謀。又奏金人無事請和。此必有肘腋之虞。名以地歸我。實寄之也。檜白帝止其行。十年。金人攻拱亳。劉錡告急。命飛馳援。飛遣張憲姚政赴之。帝賜札曰。設施之方。一以委卿。朕不遙度。飛乃遣王貴、牛皐、董先、楊再興、孟邦傑、李寶等。分布經略西京。汝、鄭、潁昌、陳、曹、光、蔡諸郡。又命梁興渡河。糾合忠義社。取河東北州縣。又遣兵東援劉錡。西援郭浩。自以其軍長驅以闚中原。將發密言。先正國本以安人心。然後不常厥居。以示無忘復讐之意。帝得奏。大褒其忠。授少保。河南府路陝西河東北路招討使。尋改

河南北諸路招討使未幾所遣諸將相繼奏捷大軍在潁昌諸將分道出戰飛自以輕騎駐鄆城兵勢甚銳兀朮大懼會龍虎大王議以爲諸帥易與獨飛不可當欲誘致其師併力一戰中外聞之大懼詔飛審處自固飛曰金人技窮矣乃日出挑戰且罵之兀朮怒合龍虎大王蓋天大王與韓常之兵逼鄆城飛遣子雲領騎兵直貫其陣戒之曰不勝先斬汝鏖戰數十合賊屍布野初兀朮有勁軍皆重鎧貫以韋索三人爲聯號拐子馬官軍不能當是役也以萬五千騎來飛戒士卒以麻札刀入陣勿仰視第斫馬足拐子馬相連一馬仆二馬不能行官軍奮擊遂大敗之兀朮大慟曰自海上起兵皆以此勝今已矣兀朮益兵來部將王剛以五十騎覘敵遇之奮斬其將飛時出視戰地望見黃塵蔽天自以四十騎突戰敗之方鄆城再捷飛謂雲曰賊屢敗必還攻潁昌汝宜速援王貴旣而兀朮果至貴將遊奕雲將背嵬戰於城西雲以其兵八百挺前決戰步軍張左右翼繼之殺兀朮婿夏金吾副統軍粘罕索孛堇兀朮遁去梁興會太行忠義及兩河豪傑等累戰皆捷中原大震飛奏興等過河人心願歸朝廷金兵累敗兀朮等皆令老小北去正中興之機飛進軍朱仙鎮距汴京四十五里與兀朮對壘而陣遣驍將以背嵬騎五百奮擊大破之兀朮遁還汴京飛檄陵臺令行視諸陵葺治之先是紹興五年飛遣梁興等布德意招納兩河豪傑山砦韋銓孫謀等斂兵固堡以待王師李通胡清李寶李興張恩孫琪等舉衆來歸金人動息山川險要一時皆得其實盡備相開德澤潞晉絳汾隰之境皆期日興兵與官軍會其所揭旗以岳爲號父老百姓爭挽車牽牛載糗糧以餽義軍頂盆焚香迎候者充滿道路自燕以南金號令不行兀朮欲簽軍以抗飛河

北無一人從者。乃歎曰：自我起北方以來，未有如今日之挫衄。金帥烏陵思謀素號桀黠，亦不能制其下。但諭之曰：毋輕動。候岳家軍來，卽降。金統制王鎮統領崔慶、將官李覬、崔虎、葉旺等皆率所部降。以至禁衛龍虎大王下，乞查千戶高勇之屬，密受飛旗牒，自北方來降。金將軍韓常欲以五萬衆內附。飛大喜，語其下曰：直抵黃龍府，與諸君痛飲爾。方指日渡河，而檜欲畫淮以北棄之。風臺臣請班師。飛奏：金人銳氣沮喪，盡棄輜重，疾走渡河，豪傑向風，士卒用命，時不再來，機難輕失。檜知飛志銳不可回，乃先詔張俊、楊沂中等歸。而後言：飛孤軍不可久留，乞令班師。一日奉十二金字牌，飛憤惋泣下，東向再拜曰：十年之力，廢于一旦。飛班師，民遮馬慟哭。訴曰：我等戴香盃，運糧草，以迎官軍，金人悉知之，相公去，我輩無噍類矣。飛亦悲泣，取詔示之曰：吾不得擅留，哭聲震野。飛留五日，以待其從，從而南者如市。亟奏以漢上六郡閒田處之。方兀朮棄汴去，有書生叩馬曰：太子毋走，岳少保且退矣。兀朮曰：岳少保以五百騎破五十萬京城，日夜望其來，何謂可守？生曰：自古未有權臣在內，而大將能立功於外者。岳少保且不免，況欲成功乎？兀朮悟，遂留。飛旣歸，所得州縣旋復失之。飛力請解兵柄，不許。自廬入覲，帝問之。飛拜謝而已。十一年，謫報金分道渡淮。飛請合諸帥之兵破敵。兀朮韓常與龍虎大王疾驅至廬，帝趣飛應援。凡十七札，飛策金人舉國南來，巢穴必虛。若長驅京洛以擣之，彼必奔命，可坐而敵。時飛方苦寒嗽，力疾而行。又恐帝急於退敵，乃奏臣如擣虛，勢必得利。若以爲敵方在近，未暇遠圖，欲乞親至蘄黃，以議攻却。帝得奏大喜，賜札曰：卿苦寒疾，乃爲朕行。國爾忘身，誰如卿者？師至廬州，金兵望風而遁。飛還兵於舒，以俟命。帝又賜札以

飛小心恭謹。不專進退爲得體。兀朮破濠州。張俊駐軍黃連鎮。不敢進。楊沂中遇伏而敗。帝命飛救之。金人聞飛至。又遁。時和議旣決。檜患飛異已。乃密奏召三大將論功行賞。韓世忠張俊已至。飛獨後。檜又用叅政王次翁計。俟之六七日。旣至。授樞密副使。位叅知政事上。飛固請還兵柄。五月。詔同俊往楚州。措置邊防。總韓世忠軍還駐鎮江。初。飛在諸將中年最少。以列校拔起。累立顯功。世忠俊不能平。飛屈已下之。幕中輕銳教飛勿苦降意。金人攻淮西。俊分地也。俊始不敢行。師卒無功。飛聞命卽行。遂解廬州圍。帝授飛兩鎮節。俊益恥。楊么平。飛獻俊世忠樓船各一。兵械畢備。世忠大悅。俊反忌之。淮西之役。俊以前途糧乏。誅飛。飛不爲止。帝賜札褒諭。有曰。轉餉艱阻。卿不復顧。俊疑飛漏言。還朝。反倡言飛逗遛不進。以乏餉爲辭。至視世忠軍。俊知世忠忤檜。欲與飛分其背嵬軍。飛義不肯。俊大不悅。及同行。楚州城。俊欲修城爲備。飛曰。當戮力以圖恢復。豈可爲退保計。俊變色。會世忠軍吏景著與總領胡紉言。二樞密若分世忠軍。恐至生事。紡上之朝。檜捕著下大理寺。將以扇搖誣世忠。飛馳書告以檜意。世忠見帝自明。俊于是大憾飛。遂倡言飛議棄山陽。且密以飛報世忠事告檜。檜大怒。初。檜逐趙鼎。飛每對客歎息。又以恢復爲己任。不肯附和議。讀檜奏。至德無常。師主善爲師之語。惡其欺罔。恚曰。君臣大倫。根於天性。大臣而忍而謾其主耶。兀朮遺檜書曰。汝朝夕以和請。而岳飛方爲河北圖。必殺飛始可。和檜亦以飛不死。終梗和議。已必及禍。故力謀殺之。以諫議大夫万俟卨與飛有怨。風高劾飛。又風中丞何鑄。侍御史羅汝楫。交章彈論。大率謂今春金人攻淮西。飛略至舒蘄而不進。比與俊按兵淮上。又欲棄山陽而不守。飛累章請罷樞柄。尋

還兩鎮節。充萬壽觀使。奉朝請。檜志未伸也。又論張俊。令劫王貴。誘王俊。誣告張憲。謀還飛兵。檜遣使捕飛父子。證張憲事。使者至。飛笑曰。皇天后土。可表此心。初。命何鑄鞠之。飛裂裳以背示鑄。有盡忠報國四字。深入膚理。旣而閱實。無左驗。鑄明其無辜。改命万俟卨。卨誣飛與憲書。令虛申探報。以動朝廷。雲與憲書。令措置使飛還軍。言其書已焚。飛坐繫兩月。無可證者。或教卨以臺章所指淮西事爲言。卨喜。白檜。簿錄飛家。取當時御札。藏之以滅迹。又逼孫革等證飛。受詔逗遛。命訴事元龜。年取行軍時日。雜定之。傳會其獄。歲暮。獄不成。檜手書小紙付獄。卽報飛死。時年三十九。雲棄市。籍家貲。徙家嶺南。幕屬于鵬等。從坐者六人。初。飛在獄。大理寺丞李若樸。何彥猷。大理卿薛仁輔。並言飛無罪。高俱劾去。宗正卿士儂請以百口保飛。高亦劾之。竄死建州。布衣劉允升。上書訟飛冤。下棘寺以死。凡傳成其獄者。皆遷轉有差。獄之將上也。韓世忠不平。詣檜詰其實。檜曰。飛子雲。與張憲書。雖不明。其事體莫須有。世忠曰。莫須有三字。何以服天下。時洪皓在金國中。蠟書馳奏。以爲金人所畏服者。惟飛。至以父呼之。諸酋聞其死。酌酒相賀。飛至孝。母留河北。遣人求訪迎歸。母有痼疾。藥餌必親。母卒。水漿不入口者三日。家無姬侍。吳玠素服飛。願與交驩。飾名姝遺之。飛曰。主上宵旰。豈大將安樂時。却不受。玠益敬服。少豪飲。帝戒之曰。卿異時到河朔。乃可飲。遂絕不飲。帝初爲飛營第。飛辭曰。敵未滅。何以家爲。或問天下何時太平。飛曰。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惜死。天下平矣。師每休舍。課將士注坡跳壕。皆重鎧習之。子雲常習注坡。馬蹶。怒而鞭之。卒有取民麻一縷以束芻者。立斬以徇。卒夜宿。民開門願納。無敢入者。軍號凍死不拆屋。餓死不撈掠。卒有疾。躬爲調

藥諸將遠戍。遣妻問勞其家。死事者哭之。而育其孤。或以子婚其女。凡有頒犒。均給軍吏。秋毫不私。善以少擊衆。欲有所舉。盡召諸統制與謀。謀定而後戰。故有勝無敗。猝遇敵不動。故敵爲之語曰。撼山易。撼岳家軍難。張浚嘗問用兵之術。曰。仁、智、信、勇、嚴。缺一不可。調軍食必蹙額。曰。東南民力耗敝極矣。荆湖平。募民營田。又爲屯田。歲省漕運之半。帝手書曹操、諸葛亮、羊祜三事賜之。飛跋其後。獨指操爲奸賊而鄙之。尤檜所惡也。張所死。飛感舊恩。鞠其子宗本。奏以官。李寶自楚來歸。韓世忠留之。寶痛哭願歸。飛世忠以書來諭。飛復曰。均爲國家。何分彼此。世忠歎服。襄陽之役。詔光世爲援。六郡旣復。光世始至。飛奏先賞光世軍。好賢禮士。博覽經史。雅歌投壺。恂恂如儒生。每辭官必曰。將士效力。飛何功之有。然忠憤激裂。議論持正。不挫於人。卒以此得禍。檜死。議復飛官。万俟卨謂金方願和。一旦錄故將。疑天下心不可。及紹興末。金益猖獗。太學生程宏圖上書訟飛冤。詔飛家自便。初檜惡岳州同飛姓。改爲純州。至是仍舊。中丞汪澈宣撫荆襄。故部曲合辭訟之。哭聲雷震。孝宗詔復飛官。以禮改葬。賜錢百萬。求其後悉官之。建廟於鄂。號忠烈。淳熙六年。諡武穆。嘉定四年。追封鄂王。五子雲、霖、震、霆。雲、飛養子。年十二。從張憲戰。多得其力。軍中呼曰。贏官人。飛征伐未嘗不與。數立奇功。飛輒隱之。每戰以手握兩鐵椎。重八十斤。先諸軍登城。攻下隨州。又攻破鄧州。襄漢平。功在第一。飛不言。逾年銓曹辨之。始遷武翼郎。楊么平。功亦第一。又不上。張浚廉得其實。曰。岳侯避寵榮。廉則廉矣。未得爲公也。奏乞推異數。飛力辭不受。嘗以特旨遷三資。飛辭曰。士卒冒矢石立奇功。始沾一級。男雲遽列崇資。何以服衆。累表不

受穎昌大戰。無慮十數。出入行陣。體被百餘創。甲裳爲赤。以功遷忠州防禦使。飛又辭。命帶御器械。飛又力辭之。終左武大夫提舉醴泉觀。死年二十三。孝宗初。與飛同復元官。以禮祔葬。贈安遠軍承宣使。雷忠訓郎閣門祇候。贈武略郎。霖朝散大夫。數文閣待制。贈太中大夫。初飛下獄。檜令親黨王會搜其家。得御札數篋。束之左藏南庫。霖請於孝宗還之。霖子珂。以淮西十五御札辨驗彙次。凡出師應援之先後皆可考。嘉定間。爲籲天辨誣集五卷。天定錄二卷。上之。晉朝奉大夫。提舉江南東路茶鹽公事。霆修武郎。閣門祇候。

論曰。西漢而下。若韓彭絳灌之爲將。代不乏人。求其文武全器。仁智並施。如宋岳飛者。一代豈多見哉。史稱關雲長。通春秋左氏學。然未嘗見其文章。飛北伐。軍至汴梁之朱仙鎮。有詔班師。飛自爲表答詔。忠義之言。流出肺腑。真有諸葛孔明之風。而卒死於秦檜之手。蓋飛與檜不兩立。使飛得志。則金甌可報。宋恥可雪。檜得志。則飛有死而已。昔劉宋殺檀道濟。道濟下獄。瞋目曰。自壞汝萬里長城。高宗忍自棄其中原。故忍殺飛。嗚呼冤哉。嗚呼冤哉。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岳忠武王集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六月初版

撰者

岳

飛

發行人

王

上海河南路

五

印刷所

商

上海河南路
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

上海及各埠
務印書館

朱
*E九四五

